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謝湜曰桓公卒國嗣未正公子無虧長孝公幼宋襄伐齊立孝公非正也伐人之喪立非其正非義也

呂祖謙曰管仲卒桓公一死五公子便爭立葢緣管

仲不曾下得正心誠意工夫而桓公亦不知此乃急于一時之功利所以致五公子之禍孔孟所以不肯削就者正恐如此孔子所以稱其小器者正謂此爾

又曰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五公子各有黨論管仲豈不賢于咎犯之徒何故管仲去托宋立世子至桓公一死諸公子便亂此見得齊家法不正自是如此晉之家法正所以其後如此之遠如齊桓夫人六人管仲既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此夫子所

以有小器之稱

夏師救齊

謝湜曰齊立無虧正也四國伐齊非正也僖公以四國伐齊非正而出師救之鄰國之義也書救齊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程頤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謝湜曰四國伐齊不正齊人有詞不服三國皆已退矣宋襄必欲立孝公而獨以師攻齊乃至殺公子無虧而後已然則甗之戰曲皆在宋故以宋師主戰而罪之也齊國君主未定出戰于喪亂之中故敗績凡戰皆以被伐之國為戰主以戰由被伐者欲戰所致也以被伐者主戰而罪之乃春秋明微之意也甗之戰反以行伐之國主戰者以宋襄以不正伐正以不道伐喪獨無退師之心故也

胡安國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

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程氏學曰夷狄救中國則中國之衰而諸侯惡甚可知矣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春宋曹衛邾伐之五月宋又戰焉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

義夷狄之不若也二十八年晉侯伐曹衛而楚救之襄十年諸侯伐鄭戍虎牢而楚公子貞帥師救之義亦類此若哀十年吳救陳則著楚之罪而傷中國之不振也

謝湜曰四國伐齊宋以戰敗齊其不道甚矣方是時中國無持危之義狄乃知齊直宋曲而出兵救之是禮義之地反夷狄之不若也書狄救齊傷中國之不振也師救齊狄救齊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可

知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謝湜曰桓公為天下盟主四十餘年死之日師敗國危而同盟之國莫有出力為之援者伯者不得人心可知也以制服天下為心而不知正公室以防内難死之日五公子争立宋襄以兵伐國乃至九月始葬而社稷幾至淪亡伯者内無遠識可知也

胡安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

幾于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愼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于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謝湜曰邢人引狄為中國患先邢人罪其招患也狄隨中國侵伐盟會皆稱人

胡安國曰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亾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没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袵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

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伐衛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謝湜曰杜氏謂宋公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凡諸侯被執罪未至絶皆不名滕子稱名者蓋有可絶之罪也宋襄執滕子雖以罪然不以王命執諸侯惡之大者故宋貶稱人而滕子稱名

胡安國曰執之是非決于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

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茍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謝湜曰宋襄内無遠畧而欲隆伯業以紹齊桓于是首為曹南之盟從之者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會異矣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謝湜曰鄫子不及曹南盟故會宋公盟于邾淫祠有以人祭者邾執鄫子用之謂若畜產殺而用之也象人用之猶曰不可而況執人而用之乎邾之盟宋為盟

主然則用鄫子宋之命也春秋獨責邾子而貶之也襄公肆為不道其罪不待貶黜而見矣邾文公固宜守義諫爭堅執不從豈可畏大國之威而助之為虐哉故宋襄盟用鄫子而春秋惟責邾人鄫子失國不名者强國以畜産待鄫子而春秋尊鄫子以諸侯而不名所以深責强國也

吕祖謙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蓋東夷畏鬼宋襄公因其風俗而用之以祭又

虐其國君而使之畏服葢其無道而至此如後之不禽二毛而失之太弱今用鄫子于社又失之太暴何其無斟酌如此

秋宋人圍曹

謝湜曰曹人雖受盟曹南然襄公不道曹人不服故宋人圍曹小國猶且弗服而至于圍之則大國不從可知矣

胡安國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
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
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
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吴楚叛
東都疾横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除奸而訓注用
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
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

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謝湜曰邢人引狄伐衛故衛伐邢

呂祖謙曰衛侯伐邢師興而雨緣邢無道衛人怨恨之深至師興適然而雨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是當時人不以宋襄公為伯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謝湜曰宋襄以不正伐齊以威執滕子以虐用鄫子以廹脅圍曹諸侯失道未有甚于此者也故内外離心五國會盟于齊故左氏謂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胡安國曰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内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

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寖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没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葢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

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呂祖謙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齊在當時亦不有功于陳只是遮護得他所以如此此見宋襄公暴虐已甚若孝公稍能自立亦可以繼伯當時人心已自屬于齊

梁亡

程氏學曰紀侯大去其國梁亡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陳侯鄭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

謝湜曰國亂自亡非人亡之故曰梁亡左氏謂亟城弗處民罷弗堪穀梁謂湎于酒淫于色皆取亡之道也

胡安國曰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

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强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又曰梁伯溝宫以為冦至秦遂取梁而春秋書其自亡不著秦人滅國之罪何也諸侯守在四鄰自溝其宫亦太逼矣聖人筆削之大意警乎有國家者亦至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謝湜曰延廐因舊而飾之故言新南門改而建立焉故言新作新作南門譏其侈舊制也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

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
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
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謝湜曰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謝湜曰西宮公别宮春新作南門夏西宮災然則宮

室過制者不可不戒也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謝湜曰邢憂衛難故會齊人狄人為盟

呂祖謙曰齊狄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不知齊狄有何情好盍十八年邢狄曹伐衛此是黨與齊亦曽遷邢

冬楚人伐隨

呂祖謙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漢東之國隨為大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謝湜曰狄爲邢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謝湜曰鹿上宋地齊楚大國宋人欲合諸侯爲盟主故先會二國爲盟鹿上之盟詩所謂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孟子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殆有甚焉者也故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呂祖謙曰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宋襄公

欲伯乃求楚所會之諸侯葢楚子有意執襄公所以許他如昭公四年楚求諸侯于晉皆此例也

又曰齊晉所以伯皆先弱楚葢楚與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夷狄尊中國此所以成伯業桓公有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孫猶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與五伯之列人見他亦嘗會諸侯故列之于五伯夫宋襄尚且不識伯者題目伯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葢楚與中國

相為消長宋襄欲成伯業反求諸侯于楚便不能攘夷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伯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于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上看甚難曉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于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

其暗于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齒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為不過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于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于此而亡也

夏大旱

謝湜曰旱非一方所損者衆故書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程頤曰宋率諸侯為會蠻夷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謝湜曰襄公内無悦服諸侯之道外無制禦諸侯之備擅一己之見召强楚入境以合諸侯取危之道也故會事未終反為楚子囚執以伐其國其為宋禍大矣書執宋公伐宋罪其無逺大之謀而貪逺大之功也執宋公楚子之暴也不書楚子者五國諸侯同其惡也楚為不道諸侯固宜守義不從今乃坐視夷狄

執辱中國君長而上下無力諫之心將何以抑强夷而尊中國哉故襄公之被執也春秋以諸侯與楚同惡而罪之也宋公不名罪未絶于國也盂之會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楚稱爵而位列陳蔡上著其强也

盂宋地

胡安國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媺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屈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隐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

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者也

呂祖謙曰諸侯會宋公于孟楚與中國會盟不為不多皆是遣人來楚子未嘗親往雖齊桓之强盛許多時欲服楚亦未嘗得他親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一會楚子親來何也盖楚子意欲執宋公却先自來會正如石勒要執王濬先來朝一般

冬公伐邾

謝湜曰杞人將滅須句故伐杞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謝湜曰楚子使宜申以宋捷遺魯將以耀其功而振其威也楚子貶稱人者罪其以夷狄執中國之君也軍捷書來獻抑夷狄之强也不書宋捷不使楚捷于宋也會書爵獻捷書人以示奪爵而人之也

胡安國曰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討者拒其使

而不受可也請于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于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謝湜曰釋宋公楚子之義也不書楚子者六國諸侯同其善也楚子執宋公伐宋其勢暴矣然不肆豺狼

之欲而終釋宋公者諸侯維持之力也故宋公之執也既以諸侯與楚同罪而罪之矣及宋公之釋也又以諸侯與楚同善而與之焉楚為一惡不獨罪楚又以罪諸侯楚為一善不獨與楚又以與諸侯所以責諸侯之制夷狄也襄公為宗廟社稷人民主始也諸侯會于盂若罪人執之于會終也諸侯盟于薄若罪人釋之于盟其危辱之大至此者皆以不量力不度德取之而已有國家者其動可不戒即釋宋公義事

諸侯所同欲故稱諸侯

胡安國曰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溥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楚人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楚人反為中國主盟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傾與歃血要言求楚子

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患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又曰執襄公者蠻夷也而春秋不書者分惡于諸侯也其年冬釋宋公釋之者諸侯也而春秋不書歸善于魯君也

胡宏曰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夷狄之人制中

國之命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謝湜曰以邾病須句伐邾公復取須句所謂以燕伐燕其惡均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

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于王命而専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内擅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攻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謝湜曰襄公怨鄭為楚用故伐鄭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程頤曰公戰也

謝湜曰戰于升陘公及邾人戰也不書公與敗諱之也升陘之戰由須句所致曲皆在我故以内為戰主而惡之也

胡安國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葢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于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

言公而書及内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程頤語録或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

既與它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做甚

謝湜曰泓之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鄭而襄公

與之戰也戰由宋起故以宋人主戰而罪之選賢才緝

政治親内睦外以振國綱服楚之道也襄公乃于危

難之中逞復仇之怨率破傷之衆以當强楚之鋒襲

古人陳迹以待楚之變詐是以衆敗身傷終以取亡

前書伐鄭後書戰敗罪其不知反也隕石于宋六鷁退飛過宋異之大者也襄公不知恐懼修省且又輕舉妄動以遂私欲而禍不旋踵及身然則上天變異其可不畏耶泓之敗其為禍大故書日書朔以謹其變

胡安國曰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

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代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

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謝湜曰楚之敗宋也齊孝公失救之之道且又乘宋之敗伐其國圍其邑惡之大也

胡安國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弱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

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謝湜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未有不終于敗者也襄公以庸闇之才貪遠大之業方其盟于鹿上也志欲合諸侯朝齊楚豈知後之執敗身亡為天下笑

哉故君子動必度德進必量力

秋楚人伐陳

謝湜曰楚得志故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程頤曰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

故子之後復稱伯

謝湜曰夷狄爵不過子杞伯稱子者為其用夷禮狄

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為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于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記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魯桓弑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程氏學曰襄王避帶之亂越在諸侯之境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自周無出示無外也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于境内才出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世反之正則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專故書曰居

謝湜曰襄王失治内之道以母弟帶之難越在鄭國之

汜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著王之不能有其國也自内適外曰出居其所有曰居王者以天下為家自諸侯專土地人民而王于天下始有内外之辨故襄王適鄭稱出以明列國非王有也春秋正分義治奸逆列國境土不與諸侯得專故襄王在鄭稱居以明海内皆王土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

冨辰諫不聽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奸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

爾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夷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正也

呂祖謙曰王出適鄭處于氾王既伐鄭至有難又出居于鄭何故蓋鄭是懿親不忘王室從前鄭累有功

于王室只是王自不信他正如唐昭宗之于李克用無事時則伐他及有難則又去依他

晉侯夷吾卒

謝湜曰晉侯晉惠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程氏學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者滅同姓也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絶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

誅也

謝湜曰邢衛皆姬姓也衛文公滅邢是自滅其先祀者也絶其親者絶于親王法在所棄絶故書名絶之

胡安國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異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獘私

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仁義行
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
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
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
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
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
易鄭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
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

諸夷狄于滅變乎何誅

朱熹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呂祖謙曰衛侯燬滅邢晉亦滅同姓何以不名此何以名蓋此是告魯即書之晉當時不告亦未可知衛文只是與國一事可取要之亦不知大義所在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謝湜曰伯姬宋大夫蕩氏妻母為子越境逆婦姑為婦越境來逆著其亂禮也

胡安國曰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婚是慢宗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

謝湜曰大夫無罪而死其職者皆不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程氏學曰凡歸與入而言自某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于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于納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惟諸侯之强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概有罪焉然其間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頓子廹于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者

義弗克也貜且長捷菑不正不正而晉趙盾大興師徒以納捷菑見辭而退義不克故也故盾貶稱人焉

楚人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以恚楚子納亂臣公伐齊納糾齊高偃帥師納燕伯于陽晉趙鞅納衛蒯聵于戚各見本義

謝湜曰凡歸入書自某者賴彼國之力為助也歸入之人其罪重助之歸者次之凡納書其國者彼國專以威力納之也主而納之者其罪重見納之人次之

歸入納不由王命皆非正也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楚納頓子納之善者也頓子廹陳難棄國奔楚楚人以兵圍陳納頓子使陳不敢為頓難使頓受頓子而君之抑强佚而扶弱主也陳穆公以力脅小國而逐人之君其為惡大楚人乃能反其君而納之得中國持危之義矣書圍陳納頓子善之也雖中國茍為狄行則春秋在所黜雖夷蠻茍為義行則春秋在所取

胡安國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呂祖謙曰蓋緣前既無功了不欲徒然出因而圍陳納頓子且欲了得一件事歸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謝湜曰啖氏謂莒慶爲魯釋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謝湜曰三國兩月再盟詩所謂屢盟是也諸侯相與無信雖相結猶以爲疑故盟而又盟諸侯有故大夫以君命受盟他國可也大夫沿君命與諸侯會盟啟亂之道也其後列國政在大夫其禍葢源于此

呂祖謙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葢莒是齊屬國魯又近齊以其私盟他所以來討若無關係他非

是伯亦自晉不得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程氏學曰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紀邑後入于齊公遠追齊師越境弗及譏可見矣

謝湜曰冦已去矣其去遠矣解甲休兵以需其變可也逐而追之非善計也兵逸者安兵勞者危齊師勢可畏也率衆追之至于越境弗及兵勞師困危道也其衆不亡者特幸而已書齊師著齊之強也書至巂著

魯之勞也書弗及著齊師去國之遠也酅紀邑後入于齊齊兵之來也嬴兵伏衆故書人其去也兵衆皆出故書師

胡安國曰書人書侵又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譏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内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

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

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謝湜曰公追齊師入齊境故齊人來伐

衛人伐齊

謝湜曰左氏謂衛人以洮之盟伐齊

胡安國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

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

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于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公子遂如楚乞師

謝湜曰國以師為本其材可用其數足用然後制暴服强扞外保内無不可者乞卑詞也凡乞師從不從可用不可用未可必也國以師為本為國而至于乞

師危弱之道也其國不危者特幸而已書如楚乞師危之也衆勝寡强勝弱明君猶慎用師而况師不足用乞之他國乎楚不可恃久矣魯欲以楚師制齊乃召夷狄入為中國患也故遂之乞師于楚也一則示削弱之形一則産侵陵之變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謝湜曰凡滅國以其君歸皆名夔子獨不名者夔夷蠻微國辭告不通中國故也

胡安國曰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䕫何以獨不名按左氏䕫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䕫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䕫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吕祖謙曰䕫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是楚君之號故凡

為楚之君者皆稱熊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謝湜曰以楚師伐齊以夷狄之衆伐中國也以楚師取穀以奪邑之利示夷狄之衆也召夷狄寇攘中國必始于此矣無晉文復興于後則中國將淪胥為夷也伐齊取穀書楚師著其召禍也

胡安國曰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

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謝湜曰杞伯東夷其來朝也衣服儀飾皆襍夷故降爵稱子

呂祖謙曰杞本侯爵今貶爲子此非春秋所貶亦非時王所黜大抵夷狄無過于子令杞自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謝湜曰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然則杞子

之來以難故也以難來朝而魯師猶入其國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得免焉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頤曰楚稱人貶之為合諸侯以圍宋也

謝湜曰中國衰微夷蠻得志故楚帥諸侯從楚圍宋則楚為宋患非特圍緡而已自齊桓沒中國空虛楚執宋公敗宋師伐陳伐宋圍陳圍緡合諸侯圍宋中國幾為左袵之地矣楚人序諸侯之上楚子也楚子

稱人者抑夷狄之强黜之也黜楚子于上而諸侯棄順效逆猶楚人以危中國其惡不待貶絕而見矣雖然楚人所以陵暴至此者宋襄鹿上之盟啟其禍于前公子遂乞師之役熾其虐于後也

胡安國曰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謝湜曰宋服楚故公會諸侯為盟地以宋則宋圍已解宋亦與盟可知也釋宋圍而盟楚子也不稱楚子而稱諸侯抑夷狄之强也釋宋公與諸侯之能正楚也釋宋圍而盟義事也諸侯之力也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與諸侯之能正楚也

胡安國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嫣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貢生臣郭璸

謄錄貢生臣鄭友槤

春秋集義卷二十四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程氏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書晉侯者甚晉侯之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晉文俱有攘楚之功但究觀聖人所書之迹則

譎正之論涣然矣

謝湜曰曹衛楚與國晉文公欲制楚寧宋故首激楚侵曹次激楚伐衛再書晉侯甚晉侯用兵之譎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窒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

或曰曹衛背華即夷于是乎致討奚為不可曰楚人
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
盟楚雖得曹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
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
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于
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
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
而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絶之也

朱熹語録或問王霸之别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者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譎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隂謀以取勝這説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不肯就正做去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謝湜曰内殺大夫書刺諱之也言以周官三刺之法審其情也魯使公子買戍衛以防晉難也晉人威勢雖盛使買以死守之可也力不能抗則伸直辭明正義聽命于晉可也晉之伐衛也魯國懼難乃至不卒戍事而殺買以說于晉不忠之大也捍患禦難保人民安社稷所恃者忠而已内不忠于其臣外不忠于其鄰不可以為國故買之戍衛也書不卒戍書刺著

買之不忠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内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說于强國

于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也

楚人救衛

謝湜曰衛恃楚距晉故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謝湜曰凡執諸侯及大夫皆奪爵稱人晉侯因入書執而不曰人者文繼上事不可復稱其人故也晉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執共公以畀宋人楚嘗伐宋圍宋曹嘗與楚執宋公然則以共公畀宋

將以激楚也入其國執其君執不以罪而以激楚執之不以歸王而以畀宋書執曹伯著其服人以力也書畀宋人著其譎而不正也諸侯失國名晉人執曹伯不以罪且曹伯不服義不當絶故不名

胡安國曰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襄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

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范祖禹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晉文公尊周

室定襄王敗楚師于城濮遂伯諸侯齊桓晉文五伯之盛者也

謝湜曰城濮之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衛而晉文與之戰也城濮之戰戰之善者也文公即位四年選才任能和輯民庶蒐被廬作三軍國可謂治矣齊侯宋公秦伯以師聽命而從得天下之力可謂衆矣是以奮然特起于中國萎薾之後覆强楚勢若振槁而齊桓之烈復見于時自是夷蠻不敢出為寇盜而

生民賴是以蘇惠安之功大矣故曰城濮之戰戰之善者也雖然春秋之法不以善掩過不以得恕失其功大者其責備城濮之師固有攘狄之功矣然致楚而敗之不若召陵伐楚之為善也戰而克楚不若召陵不戰而服之為善也故城濮敗不書伐責其討罪不明也戰以晉為主責其以攻戰為事也楚以夷狄抗中國故子玉貶稱人

胡安國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

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又先軫獻謀許復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决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强憑凌諸夏滅黄而伯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争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

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朱熹曰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强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它極强大所以齊桓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的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

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煞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復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謝湜曰得臣剛愎自用勇于必戰楚子畏晉欲還而得臣傲忽無退志故城濮之敗歸罪得臣而殺之得

臣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

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謝湜曰楚敗晉文迫衛故衛成懼難奔楚衛成失國不名者以示義不當絕

胡安國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

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于文公
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
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
其道無由也髙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
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
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
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
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

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于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程頤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也懼其不能而召王就見之又見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

是以譎而掩其正也聖人伐其心迹顯晉文勤王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

謝湜曰晉文卻強楚尊王室諸侯皆聽命于晉故八國會踐土為盟陳雖與楚以王命之重諸侯畢至穆公不待徵召亦如會從盟書陳侯如會以示人心樂于從王也使文公有尊周之實則王室安有不興者哉

衛子成公弟叔武晉文既逐成公乃立叔武主衛叔

武稱子以未踰年君目之也成公義不絶于國文公私忿逐衛侯立衛子非正也書衛子罪其專廢立也胡安國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

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絶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晋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呂祖謙曰作王宫于踐土晋作王宫于踐土何故不往京師朝王却教襄王出来盖當時所畏惟楚晋先敗楚聲勢動天下故襄王亦自出来况前時闔温闔原已是有此事了若又去則温原必畏其民必奔散矣此

所以不可入京師正如李克用兩鎮不敢入朝相似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程頤曰古者諸侯以時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問于諸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禮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微弱諸侯莫有事君以禮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如京師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書成公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秋七月公

至自伐秦蓋成公之行實會晉伐秦因道京師而名曰朝王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嘗遷就而為之詞然不書曰朝且考其前後所書亦以見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天王于河陽兩書公朝于王所不書諸侯而獨書公又曰朝于王所則不成朝可知矣魯既無朝王之禮而臣如京師者又止有五書不曰聘則不成聘亦可知矣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復遂如晉非專使也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而使遂往又遂如晉不敬莫大焉魯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禮而天王使使來聘者反有七焉王者微弱諸侯不臣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可見也

謝湜曰天王所在曰王所踐土之會襄王往勞文公晉為王築宫踐土因率諸侯朝焉故踐土稱王所踐土密邇王室朝于王所而不于京師文公失事王之道也故踐土之會王亦在焉王不書尊天王也朝書王所著公失朝禮也朝不書諸侯不與諸侯之成朝

也周自平王微弱列國朝聘不通于京師故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公朝于王所者二公如京師者一卿如京師
者五而已踐土則因王在會而修朝禮焉温則召王
于河陽而修朝禮焉二朝皆不書諸侯為其非朝禮
之正也成公一朝于京師則書如不書朝為其不成
朝也卿五聘于京師則書如不書聘為其不成聘也
朝非朝聘非聘諸侯不臣之罪見矣
胡安國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

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廵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廵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廵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廵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

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謝湜曰成公遇難不能以死守位而棄國出奔其出也晉文立叔武以主社稷其位已絕于衛矣故自楚歸國書名書復歸晉文假大義復私怨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逐人之兄而立其弟非道也故成公出奔不名以示不當絕返國稱名稱復歸以示絕于國上明

義不當絶下明已絶于國而晉文棄絶成公不以其道其罪見矣成公頼楚之力以歸左氏謂晉復衛侯非也

胡安國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喧爭之曰叔

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彛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

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衛元咺出奔晉

謝湜曰元咺以晉命立叔武主衛成公自楚復歸前驅入殺叔武故元咺奔晉

呂祖謙曰元咺出奔晉此是要去訟衛侯初間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此一處能忍最賢于人至第二來廹他便忍不得此蓋縁衛侯不明之甚然元咺于此時能忍得亦非細事此是人之所難處大抵工夫

當做得到

陳侯欵卒

謝湜曰陳侯蓋自會返國而卒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秋杞伯姬來

謝湜曰非歸寧故直書來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程頤曰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

故譎掩其正

程氏學曰河陽之行非巡狩也晉文名之也而聖人特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伸天子之勢抑晉侯之不臣也若踐土之會王亦在焉惟公朝于王所而不書王之來何也曰踐土之事天王實勞晉侯然王有巡狩之名晉無召君之迹非如河陽之行反道害義故特書言狩者凡以見其不成狩也春秋之義所以明微

嗚呼抑強扶弱尊王而黜諸侯非聖人誰能修之

楊時曰晉文公召王以諸侯見而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不與其召也又書曰公朝于王所言諸侯自朝于王蓋不與其以也

范祖禹曰晉文公心正而行譎召王是也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為譎

謝湜曰晉文會諸侯朝王于溫由是王至河陽然則河陽之行非狩也晉文召之也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伸天王之尊也伸天王之尊所以罪晉文

之不臣也踐土之事襄王實勞晉文故踐土書公朝
王所而已以其無召君之迹也河陽則以臣召君不
可以訓故河陽以天王自狩為文以其滅君臣之義
也河陽與溫一也指邑故言溫指狩地故言河陽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
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

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譏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呂祖謙曰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譎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

壬申公朝于王所

謝湜曰朝于京師正也書朝于王所罪其不正也諸侯皆朝正也朝書公不書諸侯罪其不成朝也朝書公所以紀其迹朝不書諸侯所以黜其亂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桓公會王世子會宰周公未嘗有朝王之心也然伐楚責王祭不共首止葵丘之會不與王世子宰周公盟迹則正矣此孔子所以言其不譎也文公會諸侯朝于踐土會諸侯朝于

溫盖以朝王為心也然就踐土為宫以朝召王于河陽以修朝禮迹則譎矣此孔子所以言不正也文公以朝王為心善矣然以一失所舉遂陷大惡諸侯舉事其可不慮耶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謝湜曰衛成復歸殺衛子叔武大夫元咺以叔武訟于晉故晉文執衛侯執衛侯稱人貶之也成公背晉與楚固有過矣然文公未有虐民大罪也非有不可

容之大惡也晉文遽以兵威逼而絶之其出奔也即以衛子為君其復歸也即以元咺之訟執之衛子主國非正也元咺訟君非忠也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黨人之臣而執其君失方伯治罪之義矣雖曰執而歸王何以服諸侯之心哉故成公雖失國其出奔不名見執復不名以示義不當絶也歸于京師直詞也歸之于京師不得已之詞也觀其詞而曲直之理存乎其中矣諸侯為害不大者先王責以禮懐以徳須其

不改然後加刑豈若晉文以兵伐之以勢脅之以力

執之耶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謝湜曰元咺以臣訟君衛之大逆也晉文不道使咺復以臣子歸國書復歸明其罪大已絶于國為天吏者在所誅絶也自晉侯伐衛君以逐臣見執臣以訟君復歸使君臣相抗更主衛國誅釋廢置之柄亂矣書元咺自晉復歸所以深責晉文也

胡安國曰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謝湜曰晉文以尊周之命率諸侯朝王臣子之大義也許獨違命不從罪在所治故諸侯自會以兵圍之書遂

圍許善諸侯得討叛之義也討叛尊王人心所同欲故稱諸侯

胡安國曰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呂祖謙曰諸侯圍許許何故不與踐土之盟温之會

蓋許近楚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謝湜曰曹共公歸晉文釋之也共公非有大罪當黜晉以楚故執之以畀宋人共公之拘于宋也其位已絶于曹矣然則共公義不當絶而晉文絶之也故共公見執不名以示義不當絶也歸國稱名稱復歸以示晉文絶之也正其不當絶于前著其已絶于後晉文棄絶共公不以其道其罪見矣晉

文之圍許也以王命討叛諸侯服從故共公得復之後即以兵會諸侯圍許書曹伯遂會諸侯以見共公不敢即楚也共公與楚久矣圍許之役心不即楚而遂會諸侯則人心樂于從王可知矣衛侯出奔不名歸國稱名稱復歸曹伯見執不名歸國稱名稱復歸其義一也元咺在所誅絕而晉文與之書復歸以明罪大當絕也曹共衛成在所容恕而晉文棄之書復歸以明絕之非義也誅釋國之大柄

也誅穉不由公義而能使天下歸服者鮮矣晉文以王命舉十國討許而至于圍之則許人心不服晉可知也

胡安國曰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謝湜曰葛盧夷狄附庸故書名介葛盧白狄皆不能

修朝禮故書來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程頤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

王城又與王人盟强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

也

程氏學曰洮之盟公會王人不諱而翟泉之盟諱之何也又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皆貶稱人何哉夫諸侯失道上與王人盟其罪固已著矣然未若翟泉近在王都之側而諸侯大夫敢抗天子之卿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子虎亦下與諸侯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故聖人一皆人之然則公之惡可不為之諱乎外則貶之內則諱之而春秋惡惡之意尤可見矣

謝湜曰列國大夫上抗天子之卿而盟大夫之犯上也天子之卿下齒列國大夫而盟王臣之瀆禮也故王子虎晉狐偃及諸國大夫皆貶稱人正大典也會王子虎公會之也公不書諱之也外則貶之内則諱之公之惡由此著矣翟泉周地諸侯與王人盟猶不可而況于大夫乎洮盟遠于王都猶曰不可而況于翟泉乎然則洮之盟未若翟泉之密邇王都也諸侯之會王人未若大夫盟天子之卿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謝湜曰盛陽之氣烝而為雨寒陰薄之則凝而為雹

胡安國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以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謝湜曰左氏謂未見公故復來

春秋集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胡安國曰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

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謝湜曰公子瑕元咺奉以攝國政者也衛成公得返故衛殺元咺及公子瑕元咺身為悖逆以抗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王法所不容者也春秋不以討賊之詞書者咺立叔武奉子瑕皆出晉命衛成以背晉即楚失國人心而咺無危害社稷之惡故元咺之

罪雖大國人有弗討之心其殺之也衛以國法殺之而已故殺元咺不書人以罪成公失人心也殺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其事同其惡均故也殺二大夫書及者以此之故而延及于彼也公子瑕攝國事晉命也衛以元咺背君之故而併殺之故殺書及著其非有大罪也衛之禍皆晉為之也故元咺出書衛歸書衛以著咺之專國也出書奔晉歸書自晉以著晉之病衛也晉里克衛元咺雖逆臣然皆以本國大夫

得罪故殺書大夫

胡安國曰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之道辟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毋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于志鏌

鉚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者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于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謝湜曰衛侯出奔衛侯見執非有大罪當黜也特以與楚得罪而已故衛侯出奔見執皆不名以示義不當絶也衛侯奔楚凡三月執歸京師凡二年為社稷主而或奔或執失國之惡大矣故衛侯復歸及歸皆名以示不能守國也踐土之會叔武以衛子受盟然則叔武已為晉所立衛侯已為晉所絶矣故衛侯自楚歸國稱復歸以罪晉文絶之也晉執衛侯歸之京

師王不加黜而終以逌國然則衛侯於衛君道未絶也故衛侯得逌稱歸以正衛侯義當逌國也觀春秋不名于前稱名于後而晉文廹逐衛成衛成屈辱失國其罪由此見矣觀春秋稱復歸于前稱歸于後而晉文已絶衛成衛成未絶于衛其曲直由此見矣

胡安國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

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于戚
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
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于網羅誅殺無以庇其
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
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名而春秋之所惡
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
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

謝湜曰左氏謂鄭貳于楚故圍鄭德義馭國之大柄也晉文侵曹伐衛皆不以德執曹伯執衛侯皆不以義是以令不行于許而圍許信不行于鄭而圍鄭故王者先德義後兵革垂衣拱手而天下歸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于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于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于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甞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怨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二國結釁連兵暴肯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謝湜曰介葛盧兩至魯乘蕭無備侵蕭前書來後書

侵為邦國不虞者戒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謝湜曰三公兼冢宰故書宰周公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謝湜曰諸侯上聘天子禮事之大者也魯之修聘禮

非專以王室為事也故公子遂既聘于周又聘于晉

王使宰周公來聘魯始遣大夫報聘又且如晉是待王室與小國等夷也故遂之行書如不書聘罪其不成聘也書遂如晉罪其不敬也

胡安國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

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謝湜曰天子所封田邑而諸侯取之諸侯之罪也凡書取罪其專濟西田汶陽田皆魯地也昔為鄰國所侵而今能復之不謂之復而謂之取者譏其與取他

國田邑不異也濟西汶陽魯之舊也明曲直正封疆請之于王而後受之所謂復之以道也若夫恃為已有專以兵力爭奪則與取人之取何以辨哉春秋之義貴直不貴強貴順不貴爭田雖吾本田地雖吾本地行不以直得不以順亦亂之道也

胡安國曰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頒其所侵地于諸侯不係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程頤語錄問疑卜郊亦非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便用下辛不可更也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耕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

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畢竟是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

免責矣臣子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

又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仲尼于此

著之

張載曰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

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又曰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

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范祖禹曰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于太廟非使魯君亦得而用之也周衰魯僭竊取而用之習以為常三家僭其君故至于用天子之禮其所由來蓋有漸矣

侯仲良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天子諸侯皆有宗廟

謂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與顔子不改其樂之意同天子宗廟天子之先也諸侯宗廟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祭之禮也自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魯周公之封也何禘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

謝湜曰冬至祀上帝孟春祈穀于上帝皆郊祭也祭于郊尚斂也故冬至祀上帝謂之郊孟春祈穀亦謂之郊常祀不卜魯卜郊祈穀之祭也祈穀日用辛成物之義也祭卜日致敬也建寅之月耕事將起先王于是祈穀以致豐年其祀先卜上辛上辛不吉卜中辛中辛不吉乃用下辛盡敬之道也牛在滌曰牲敬其物也傷則不可以供牲故稱牛夏四月卜郊非時也卜郊至四非禮也卜郊四則魯人事神無誠敬之

心矣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失禮之大也郊祀之大者也三望祀之小者也不郊而三望是廢其大而修其小也三望書猶志其失大祀也猶可止之詞也

胡安國曰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命魯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

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祀天僭極矣春秋欲削之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歳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殷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葢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古者

大事決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又曰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狩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焉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胡宏曰魯之郊禘逆祀之大者

李侗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于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

朱熹語録或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曰當時周公制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豈周公制禮使其子亂之子細看來如此說後却說明乎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恐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熹曰子思自稱武王周

公違孝不曾是譏魯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熹曰後來是如此譏之

呂祖謙曰乃免牲穀梁謂免牲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至南郊免牛亦然蓋古者雖不用此物意思不便消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謝湜曰蕩伯姬越境逆婦杞伯姬越境求婦違禮一也納幣非卿逆女非卿伯姬求婦其禮不正可知也始之不正而欲其終之以正不可得也故杞伯姬或會

或來或朝子或求婦

胡安國曰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與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正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于他乎此義行無吕武之禍矣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程氏學曰古者王道之行諸侯各安其邦豈至于遷乎邢衛皆以夷狄内侵國破而遷許以介于晉楚強國之間遂至于四遷蔡則廹于楚故遷也

謝湜曰狄侵齊晉不能討故圍衛狄圍衛晉不能救故衛避狄遷于帝丘邢衛之遷皆自遷也二國之遷自弱之道也或曰太王何以去豳遷岐曰豳之遷也其民樂衛之遷也其民憂豳之遷也其民安衛之遷也其民危豳之遷也周室以興衛之遷也衛室以弱

胡安國曰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難也而中國衰微狄人强盛衛侯不能强于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

吕祖謙曰衛已遷過楚丘了何故又遷帝丘盖狄自

河北敢過河南自河南又漸漸敢過帝丘來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謝湜曰鄭伯鄭文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謝湜曰狄有亂衛人侵狄請盟故衛與狄盟衛中國也中國不能以義討狄而乃乘亂攻狄書侵罪其不正也狄無禮義惟力是恃乃能屈服請盟盟書及殊狄以甚衛人之惡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稱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于圍困遷徙之餘從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張載曰重耳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晉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為

譎

朱熹語録或問晉文公之譎奈何曰程子之説密矣然以其説求之本文則未見其有以發晉文之本心而能使後世慎所舉者張子以譎為婉以事實字義求之亦若未安惟胡氏為得之而呂祖謙考之為詳文多不能悉載學者求之左氏之書自可見矣

又曰論語論桓文事猶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使當時無公西華之問則今之説者必有優劣之分矣

呂祖謙曰晉文公之伯不及齊桓之盛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于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
又曰晉文公事業在僖公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藏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官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齊桓咎犯之徒不如管仲
又曰晉文公凡出許多時直到成伯業皆是趙衰狐

偃二人為之謀主文公自僖公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又讓于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于高官大職可也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為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腹心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有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曾計較官職且如齊桓

公之相全在管仲仲只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嘗為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于齊是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與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為太傅良止為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曾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

不厭多晉文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一箇伯諸侯之規模皆自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盡做得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于文公事業載在典冊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伯業却無迹晉文成伯業便有迹桓公伯業緩成文公伯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

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閔
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
國如此晉文公于僖二十六年伐衛失國其一國君
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
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
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
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
公于僖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

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於衛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

文權譎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畏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伯業不繼而文公雖死伯業不絕何故只縁有一件都强如齊桓晉文所以伯業相繼不絕前説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汲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間使狐趙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郤縠死使原軫又自不為卿又讓之晉人材之所以

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以賓臼季歸即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亦莫不皆然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晉之伯業所以長久桓公之伯業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謝湜曰秦穆公遣師襲鄭鄭有備故入滑潛師而進故稱入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程頤曰晉不稱君居喪附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范祖禹曰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以中國之師

制之使犄角之助而已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謝湜曰秦穆公乘人之虛而濳師以入其國兵之不道未有甚於此者也晉人惡之姜戎惡之故書晉人及姜戎以明衆所同惡也晉襄釋殯與戎虧失子道故貶稱人秦師書敗不書戰不戰而敗之也千里襲國其地險其衆勞其勢危一蹶其後未有不亡其衆者也蹇叔可謂先見之明矣穆公信邪言咈忠諌蹈

必死之地以徼成功此所以取殽之敗也入者少敗者衆故入稱人敗稱師

胡安國曰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師於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

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文公之喪僅五月耳墨經從戎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

謝湜曰夏伐其國取其邑秋又興師伐之著其虐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

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

淩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

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

母者必嘗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乎

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
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
曾是以為孝乎
呂祖謙曰襄仲復伐邾一則是因晉有喪一則緣邾
不設備之故
晉人敗狄於箕
謝湜曰狄潛兵侵晉不戰而敗之箕晉地
呂祖謙曰狄侵齊因晉喪也春秋時狄侵中國初間

强盛時桓出來整頓一次至此文公一死便因喪乘隙欲侵撓中國至是年冬魯僖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當時諸侯特來弔戎狄以此見得戎狄强盛之甚而是年侵齊亦非小小侵撓也大抵春秋時若非伯主時復出來整一次如何會得成中國

又曰晉敗狄于箕此是一大戰所以獲白狄之君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謝湜曰齊歸父來聘故公朝于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安國曰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或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于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之人貴于得正乃如此故凡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程頤曰春秋書隕石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

又曰雨木氷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謝湜曰陰氣微故夏十月隕霜陽氣勝故霜不殺草李梅實謂之隕霜者寒氣凄冽而隕之也

胡安國曰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葢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説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葢

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朱熹曰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謝湜曰左氏謂許貳于楚

春秋集義卷二十五